大公報
2025年12月29日 星期一

七日談（香港篇）

一場夜遊香港的新奇旅程

林天行

二十歲來港，在香港生活四十餘載，我曾以濃墨重彩、以深情和想像描繪這座城市的四時與四季之景，而其中最讓我念念不忘的，始終是這「東方明珠」的夜。

月初，我的個展「夜。香港」在香港明畫廊開幕，展出的六十三幅作品皆為今年新作，呈現不同視角、不同情境之下的香港夜景。這些年，走過不少城市，見過不同地方的夜色，或安靜或絢爛或朦朧，唯覺香港之夜景，最是引人流連，美不勝收：夕陽西下、日落月升之際，籠罩香港的不是暗黑的濃夜，而是被萬家燈火染成緋紅的天空；太平山下，摩天高樓鱗次櫛比，密密麻麻的窗投射點點亮麗的光芒，宛若繁星閃爍；旺角或佐敦，車水馬龍人潮熙攘，入夜時分，百多年歷史的霓虹廣告招牌次第亮起，繽紛多彩，彼此輝映；日復一日往返維港兩岸的天星小輪，在港島及九龍海旁色彩斑斕的景致裏若隱若現，承載着無數關於此城的美好印象與記憶，浮動氤氳，如夢如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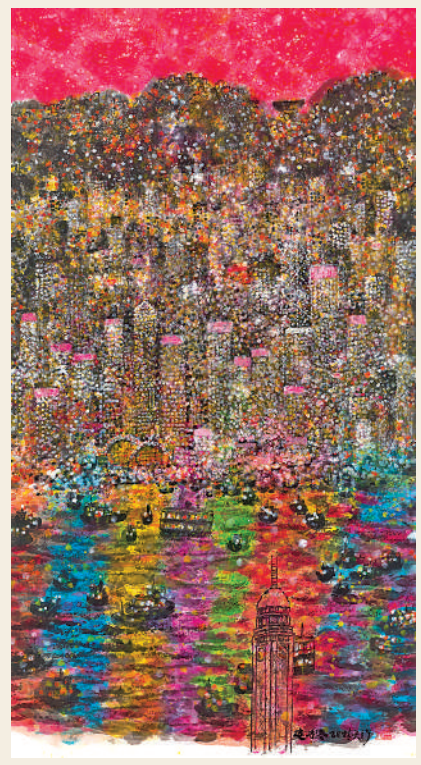
從事藝術創作的數十年裏，我見過不少畫家筆下的夜景：中國古代畫家文人描摹夜景時，總愛在天上勾勒出一輪明月與幾顆孤星，或以「明月松間照」寫靜寂山景，或以「舉頭望明月」懷想故鄉人事，不論寫景寫人，每每都是安寧的、淡的，疏朗而時有透出孤獨或寥落的意味。西方畫家描摹夜景，比如梵高的《星夜》、莫奈的《塞納河夜景》以及霍普的《夜遊者》，不論流派或風格如何，不論所描繪的風景是在城市或是鄉間，關注的時常是夜色的奇幻和神秘。而我呢，作為生活在當下香港的藝術創作者，我又該如何描摹這座繁華都市的夜景？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索這問題，總是渴望在畫紙上留下這一幕幕迷人的瞬間。今次，我想用「夜。香港」展覽中的畫作，與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或是遠道而來的遊客，分享我的眼中所見與心中所感，分享我對於香港夜景之美的思考與感悟。

香港，是「不夜城」；香港的夜，與這座城市的性格契合，變幻多姿而又自成一格。

夜香港之美，美在生動流麗。夜，讓我想起中國畫裏的大潑墨，率性恣意揮灑，而香港的夜，總讓我看見滿滿的潑彩，流動在紙面上，灼灼而生光。在宣紙上，我以水墨與色彩交織，大與小，圓與方，層層疊加的色彩碎片或瞬間，化為充滿節奏感的點，以及縱橫交錯、粗細不一的線條，流動蜿蜒，自在不拘。透過潑墨，潑彩、撞色、破墨、破彩、皴擦等技法，加之對於香港夜景長久以來的觀察與想像，我以幾何構成的形式，在飽滿的畫面中探索落筆與抒情的各種可能。光影搖曳，色與墨在紙面交織律動，似一首交響詩，彼此唱和，協奏共鳴。我希望在筆端與紙間描畫的，是生動的香港，是充滿活力與激情的香港。山海之間，華麗而不浮誇，喧嘩中藏着寧靜，嫵媚亦雄壯。

夜香港之美，美在豐盈多元。畫中夜景並非簡單寫實，而是在所見與想像之間，尋找觸動心神的靈犀一點。在畫作《太平山下》中，我從太平山頂俯瞰港島夜景，萬千燈火映照夜空明亮如晝；在《中環雨後》和「街燈」系列中，色彩與線條交融往來，層層疊疊之間，雨中氤氳景致朦朧婉轉，仿若在中上環的窄巷與小街間穿行，空氣中充滿南方特有的潮濕與黏稠。《維港夜遊》和《維港彩雲》等作品，或在維港畔迎風觀海，感慨對岸高廈林立燈火通明；或乘舟在維港海中，見兩岸絢麗燈光倒映在浪波水聲之間，搖曳迷蒙，似幻似真。香港夜，既不沉暗也不孤寂，而是豐盈且活潑的，華美而曼妙，餘音裊裊，回味悠長。

「夜香港」系列，是香港的故事，也是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我們的故事。身邊不少朋友都說，香港很美，但我們日日忙於工作和生活，總是忘了留心，忘了關顧身邊的詩意與細小的樂趣。創作這一系列畫作，我像是完成了一場夜遊香港的新奇旅程，時而在喧鬧商業街感受摩肩接踵的熱鬧，時而在新界鄉間月明星稀時，獨對蛙聲和蟲鳴的靜謐。我也希望與大家一起，步入這場旅程，感受香港的陰晴和晨昏，細味看似平凡的三餐和四季，留意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原來藏着如此蓬勃的生機，如此快樂與詩意。香港的夜，光與色的流轉之間，承載着我們深愛的這座城市的魅力。而這美與魅力，從不是憑空而來，是居於此、往來於此的我們共同的努力。



◀林天行作品《夜。香港》。

在此次展覽中，我希望表現的不僅僅是香港的外在美，更是這座城市的精神——一種永不熄滅的生命力。憑着我們一磚一瓦勤懇搭建，憑着我們對這座城市的深愛與敬意，獅子山下，維港兩岸，香港的日與夜之美，皆由我們攜手共創。如果說出生地福州給我滋養半生的童年記憶，那麼香港，我的第二故鄉，則給了我源源不絕的靈感。生活在香港，創作在香港，與她晨昏相伴，傾聽她的細語、吟唱或呢喃，將她的不同性情與樣貌抒寫及鋪展在眼前，與眾人分享，我何其有幸。這些年來，我藝術創作路上的每一次創新、每一次突破，皆因香港而生，皆源於這座城市給我的幫助和啟迪，我又何其有幸。

神奇的夜香港，是我幻想與激情湧動的所在。當我凝視燈影中飄落的細雨，帶着桃紅、藍紫和綠，當我在華燈初上時分推開家中書房的窗，見獅子山下光影碧麗星星點點，宛若從天上灑向大地的多彩種子，已悄然種落在我的心田。我想，不用多久，就會長出新芽了吧！

作者簡介：林天行，當代水墨畫家，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香港美協主席，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等。在全球多地舉辦近百次個人畫展。出版畫集與專著40餘種，包括《林天行畫集》《彩墨天行》《天行之路》《天行藝道》等。

「食」亦可成「學」

自由談

大同

「民以食為天」，是中國人幾乎無人不曉的成語。《史記》記載，酈食其勸諫劉邦「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宋書》發展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事如天，曰其重大。

《漢書》又言「洪範八政，食為政首」，講箕子向周武王提出，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項治國要務，食居於首位。第一要務，言其優先前。食事問題重大，需要優先治理。

食事問題，亦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十七項中，有十三項與食事緊密相關。食事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可持續發展就不能實現。當今全球八十億人中，仍有數億人面臨飢餓，約三十億人受食品安全威脅。與此同時，全球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損失與浪費，水土污染日益加劇，因食物資源與分配不均引發的衝突不斷。

既然民以食為天，便有人以食立學。

在已有的認知中，「食」在天天、「食事」紛紛、「食政」多多，而「食學」？的確，尚未之聞也。

幾年前，做一對一專家訪談，遇到一位經年研究食事的劉先生。文革後恢復高考，在山東務農的他，考取高分卻選學烹飪。畢業後，一口氣把廚師做到極致，又由近及遠，做起越來越大的事情：開辦美食烹飪研究機構，編輯出版專業期刊，指導萬千國內外中餐廚師，對中餐進行系統梳理，寫作出版《中餐概論》。進而，又對困擾人類的食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食事求是，最終創出一門交叉學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以食命名，謂之「食學」。

「食學」？何也，何為也？

「食學」的「食」，包括食溫飽、食豐富、食安全、食長壽、食持續。此「五食」，是人類的普遍需求。

「食學」，是以人類食事問題為研究對象、揭示人類食事客觀規律的學科，跨農學、工學、醫學、管理學、經濟學、法律學、理學、教育學八個學科門類。

「食學」，將食物獲得、食者健康、食為秩序三個方面統一起來，把目前分屬於不同學科的碎片化、割據化的「食事」認知整合起來。

「食學」，以食者為中心，以個體健康長壽、群體社會和諧、種群可持續為學科任務。

「食學」，是以學科構築覆蓋所有「食事」問題的完整知識體系，推動人類食事認知從「區塊化」邁向「整體化」，以食學知識視域的擴大，帶動食事實踐範圍的擴大，為實現世界食事的全球治理、實現人類食事問題的系統解決，提供來自中國、屬於全球的公共知識產品。

目前，「食學」學科的建立，已得到我國教育部門的肯定和支持。

《現代漢語詞典》尚未收入「食學」一詞，各種英文詞典更無「食學」詞彙。為此，《食學》作者將漢語「食」的拼音shi和學科後綴–ology相組合，專門創造一個英語新單詞「Shiology」。

今年十月，在海口舉辦的「第五屆世界食事論壇」上，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發來書面致辭，肯定「食學的整體性原則，為探索人類共生之道指引了方向」，並明確使用Shiology一詞；論壇上，由中國學者主導、以「食學」為支撐，一百一十五個國家專家學者共同參加，編製發布《全球食物系統與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報告（2025）》，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在為《報告》撰寫的前言中強調「食物系統的問題錯綜複雜，我們需要一個覆蓋整個食物系統的綜合知識體系，食學就是這樣的知識體系，將食者、食物與食序視為整體」，也明確使用Shiology一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潮流有規律，順逆應把握。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近道方能成學。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俱能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皆可成學。

國事可成學，軍事可成學，民事可成學……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當今世界，為應對全球性挑戰、助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食事，也該到成學之時了吧。

人生的下半場

當時代將我們重新舉到命運的懸崖之上(上)

如是我見

席春迎

夜色深沉時，我常站在窗前，看城市燈光像無數被命運點亮的微小靈魂，從腳下向遠方鋪展。

就在這些靜默的時刻，我更能感到：人生已悄然滑入下半場，而時代卻突然把我們抬到懸崖邊，讓我們重新審視何為「人」、何為「生命」、何為「命運的方向」。

我們這代人經歷過許多革命——

從物質匱乏到豐裕，從通信遲緩到萬物觸達，從孤單求索到被信息淹沒。

但之前所有革命加在一起，都不及這一次AI革命來得深刻。

因為它並非只是一次工具升級，也不僅僅是外在世界的改變——

它是在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它直接介入人的意識結構，重新劃定人的能力邊界，動搖了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底層邏輯。

如此巨變，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我們被迫在時代突如其來的審問面前袒露自我——

「我是誰？

我要如何在如此劇變中重塑自己？

我還相信什麼？

我將如何活完人生的後半場？」

答案不再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尋。

因為過去已被時代遺忘，未來正逼着我們重生。

時代的巨浪：一場靜默卻震碎舊世界的地震

這一年，我逐漸意識到——

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變化」，是「斷裂」。

斷裂過去的秩序、斷裂舊的人生邏輯、斷裂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

電視改變視界，互聯網改變連接，而AI——

改變了人看自己的方式。

它不像蒸汽機，僅僅是力量的延伸；

不像互聯網，只是空間的延伸；

而是——

意識的延伸、智慧的延伸、命運的延伸。

一切彷彿被推倒，從頭書寫。

許多人因此感到驚慌，

那是一種「時代拋下了我」的恐懼；

但也有人眼中閃着光，彷彿在這巨浪裏看到了重生的入口。

哲學家海德格爾說：

「我們被拋入世界，又在世界中被迫成為自己。」

AI時代讓這句話第一次真正變得真實。

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迫在巨浪中重新選擇：

沉下去，還是長出一雙新的翅膀。

人生的分水嶺：不是年齡，而是意識能否重啟

我常被那些六十歲仍保持年輕靈魂的人打動。

他們對世界仍然好奇，對未知仍然有渴望，對自己仍然保留修改空間。

他們身上有一種罕見的能力：

允許自己「再一次成為一個新人」。

這比學習AI更難，更痛，更需要勇氣。

因為重啟自己，就是拆掉幾十年來的自我結構，再從廢墟裏重建一個新的靈魂。

人生的衰老，從來不是身體老去，而是靈魂失去彈性；

不是白髮出現，而是說出那句平靜卻危險的話：

「我不需要再學了。」

而AI時代提醒我們：

誰不願學習，時代就會悄無聲息地把誰遺忘。

願意重啟的人，會重新得到命運的鑰匙；

拒絕重啟的人，會逐漸失去自我定義的權利。

AI重新雕刻「人」的邊界：我們第一次被迫面對自身的本質

AI之所以令人震撼，不是因為它聰明，

而是因為它逼我們問出了許多從未問過的問題：

如果AI比我更快、更準、更懂邏輯，

那麼「人」的價值究竟在哪裏？

如果AI能在幾秒鐘內讀完幾十萬字、生成方案、寫出文章、判斷趨勢，

那麼

我是誰？

我還能做什麼？

我應該成為怎樣的人？

這是人類第一次不是站在技術面前自豪，而是站在技術面前自問。

它讓我們第一次意識到：

智慧不再是人的專利，

工作不再是人的必然，

意義才是人在時代洪流中唯一不會被剝奪的東西。

從哲學意義上說，

AI不是挑戰「人類的能力」，

而是挑戰「人類的自我理解」。

它迫使我們直面最本質的問題——

成為人，到底意味着什麼？

對不同年齡的召喚：AI讓命運重新分配光芒

二十歲的人：第一次獲得與時代「對話」的權力

學歷不再是起點，

AI讓他們可以直接站到世界的中央。

過去要十年走完的路，如今一年即可跨越；

過去無法觸及的世界，如今一句提問即可抵達。

他們是時代的新起點。

「冰心玫瑰」

市井萬象

近日，吉林長白山，「冰心玫瑰」吸引眾多遊客前來參觀。冰心島景點位於長白山麓角村，心形輪廓與環繞的玫瑰相呼應，渲染出浪漫的冬日氛圍，成為冬季熱門打卡地。

中新社